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1.024

# 神圣与世俗——瑶族文书《过山榜》的精神向度

胡铁强,左旭

(湖南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瑶族文书《过山榜》的内容涉神话、传说、族史、生产、生活、风俗、宗教等,比较详尽地记录了瑶族的起源、迁徙、习俗及瑶族人民开发山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号称瑶族的“圣经”和“护身符”。作为契约型文书,《过山榜》是瑶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瑶人既坚守神圣又关注世俗的特定精神追寻,对于缓解全球化语境下去圣化带来的精神危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神圣;世俗;过山榜;精神向度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1-0174-05

瑶族文书《过山榜》是南岭民族走廊瑶族过山瑶支系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记载了瑶族的创世及人类诞生和族源的诸多神话,体现出一种神圣追求,又以契约为文体,反映了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传达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是瑶人精神向度的集中体现。

## 一 神话、仪式、契约

从内容及文体特征来说,神话、仪式、契约是《过山榜》的核心要素,也是瑶人关于神圣与世俗的想象、思考与实践。

### (一) 神话、集体记忆与神圣

伊利亚德将神话尤其是宇宙创世神话视为“神圣历史”。阿兰·邓迪斯提出:“神话是解释宇宙和人类何以成为其现今样式的神圣叙事。”<sup>①</sup>国内学者吕微指出:“神话通过解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文化起源等终极问题来认识世界,并为人类文化与社会制度提供神圣性的合法证明,从神到人的‘神圣历史’是神话最重要的叙事主

题,也是神话最基本的叙事模式。”<sup>②</sup>《过山榜》叙述了盘古神话、伏羲兄妹神话、盘瓠神话及渡海神话,分别讲述了宇宙起源、人类诞生、瑶族族源及迁徙等故事。这些神话叙事为族群集体所共同认知并反复习得,形成了瑶族人民所认同的神圣性的集体记忆,具有强大的认同功能,成为凝聚族群的重要精神纽带。

除了创世、祖先及族源神话,《过山榜》还记载了由族源神话衍生的“千家峒传说”,着重讲述了瑶族先人历经万难的迁徙过程,也是瑶族神圣性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的神圣性,认为这些记忆对于固化社会传统有着特别的意义。他提出记忆二重性的观点,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加强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sup>③</sup>由此,记忆的具体特征和抽象特征及其来源和功能都得到强调。在对基督教圣地耶路撒

收稿日期:2019-01-1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9C074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YBB099)

作者简介:胡铁强(1974—),男,湖南宁乡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①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程蔷,祁连休,吕微:《中华民间文学史·神话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③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

冷及其神化的论述中,哈布瓦赫发现,作为现实物质的耶路撒冷虽然发生变故,但比起留守的信徒来说,离开的信徒超越了地方变迁,为神圣意象的稳定性贡献了更多的力量。这一分析适用于“千家峒传说”:瑶族人民被迫离开“千家峒”,进行了长期的迁徙,一方面来说,这种迁徙饱含着血泪,另一方面,关于故乡和圣地的记忆脱离了物质变故的影响,抽象的圣地抵御真实社会生活发生的变迁,集体记忆的神圣性得以增强。

总之,《过山榜》叙述了英雄神话,强调了集体记忆,更将对盘王的崇拜及族群历史的追溯当成崇高的、不容亵渎的神圣,体现了原始宗教影响下瑶族独特的精神追寻。

## (二) 仪式中的圣俗转换

如果说哈布瓦赫强调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则更关注记忆的惯性,即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指出:“假如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那么很有可能存在于纪念仪式之中。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正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的。”<sup>①</sup>仪式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瑶族人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与仪式,体现出对神圣的不懈追寻。仪式不仅规定了人的行为,它本身也具备宏大的神圣光环。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sup>②</sup>

“还盘王愿”是瑶族最重要的仪式,其产生跟瑶族的“盘瓠神话”和“渡海神话”及“千家峒传说”有关。《过山榜》记载了瑶族先祖盘王晚年上山狩猎,追赶羚羊摔下山崖死于梓树的故事,长鼓舞及盘王祭祀活动由此而来。“渡海神话”则记载了迁徙途中的瑶人遇上海难,祈求盘王庇佑并成功脱难的瑶人为了感恩,也为了族群更好的延续,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即“还盘王愿”,这是瑶人最重要的集体仪式。

有学者说道:“在宗教学研究,‘神圣’一词重在表达宗教信仰对象的非同寻常的品质。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现象中,存在神圣的空间,也有神圣的时间,但是归根结底,‘神圣’首先是一种属性,

而不是一种物;其次,‘神圣’是在特定场域中被赋予的属性,它是宗教的关键要素,正是由于‘神圣’的存在,人类的世界和行为才具有了意义。”<sup>③</sup>

空间和时间是理解“神圣”的基本要素,是人们认识和把握神圣与世俗的重要依据。如前所述,拉丁语中的“神圣与世俗”首先基于空间上的划分。神圣空间是与神灵交流之所,也是神圣之力所在。它与世俗空间并非截然分开,当某一世俗空间进行一定的仪式布置,则可以成为神圣空间。在“还盘王愿”的仪式中,经过布置的厅堂是活动的核心区域。神职人员在这里进行繁复的科仪表演,充满了神圣意味。而与之紧邻的世俗空间,歌娘以及童男童女围歌堂,长鼓艺人打长鼓,客人们则一同狂欢纵饮,神圣空间和日常空间截然分开。值得注意的是,与汉族仪式强调内/外、男/女、尊/卑、洁净/污秽、圣/俗的对立不同的是,仪式空间和狂欢空间相隔但并非完全禁闭,神圣空间之外狂欢的客人随时可以从狂欢空间进入来观看祭神仪式。从时间上看,神圣时间自许愿开始。师公抵达之后,逐步进入肃穆的神圣时间。仪式的神圣时间主要由神职人员进行仪式的各项程序,而同时,客人们进入狂欢的时间,神圣时间和狂欢时间并行不悖。仪式的神圣时间里,参与仪式的人必须按规矩穿着传统的瑶族服饰,既代表身份差异,同时也意味着暂时隔离世俗生活。这服饰的变换意味着回归历史的、传统的时空,这种象征与展示,标志着人们进入一个非常的神圣时空从而感受和体验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神圣性。总体看来,“还盘王愿”仪式中,神圣并非绝对,它指向一定的时间、一定地点和一定的人,神圣与世俗的区分也并不是十分严格,人神完全沟通状态的迷醉和世俗的歌酒狂欢并行不悖。“还盘王愿”具有极大的文化功能,正如有学者说的那样:“人类研究表明,某个具体的民族,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化能够传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实际上就在于某一人群或族群通过仪式、活动等重大事件把这些记忆‘在场化’。这时的‘在场’,不仅是参与者的在场,更有意义的是一种族源性、祖源性传统通过仪式的作用,把某个族群历

①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②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潘蛟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③金泽:《如何理解宗教的“神圣性”》,《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

史文化的记忆凝固、保护、保存与传承。”<sup>①</sup>仪式操演着集体记忆,通过集体记忆来重返神圣。“还盘王愿”是时节礼仪,具备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特性。有学者说到:“宗教人也同样期待着神圣对凡俗时间连贯性的冲击,每一个宗教节庆(比如新年),都是将过去发生的神圣事件再次实现于当下,对它的经验使人定期地活在诸神的临在之中,‘永恒的演替’在节庆所构成的神圣历法中周期性地复归,使时间得到净化和重生。并且,通过宗教礼仪对宇宙创世神话的反复重演,人们象征性地由‘此刻’回到时间最初的起源、由神圣模式孕育的‘彼时’,这种‘永恒的回复’战胜了不可逆转的历史之箭所指示的死亡和毁灭。这样,凭借对‘典范的神圣模式’这一基本‘原型’的不断‘重复’和‘仿效’,宗教人得以超越凡俗世界的限制,进入神圣的生存维度。”<sup>②</sup>

总之,“仪式是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以及一个特定的人群网络的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sup>③</sup>,在这一空间中,仪式的参与者通过身体的实践不断习得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宗族意识等知识,在仪式的不断操演中完成族群集体记忆的神圣性传承。

### (三) 契约的神圣性与世俗性

从《过山榜》的文体特征来看,它是瑶族与汉族封建王朝之间的“契约”。“契约”本身是世俗生活中的文书。依据《过山榜》的记载,瑶人祖先盘瓠是汉族王朝的臣下,因有功而被封赏。《过山榜》列举了许多瑶人应该享有的世俗权利,这种诉求是以“神”的名义向世俗王权伸张自己的权利。瑶人通过转述评皇的敕令来强调其合法性,并代代相传成为神圣经典,体现了瑶族极高的生存智慧。《过山榜》虽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神圣化过程,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移动性,作为族群首领盘瓠依然无法与封建王权比肩。作为契约文书的《过山榜》虽然将权利典籍化、神圣化,保持着族群的独立性,但也只能以低姿态向封建王权要求一定范围内的权限,瑶人所依赖的神权需要得到王权的认可。这种神圣权利与世俗权

利关系的认识既符合中国历史中与西方中世纪神权至上不同的客观状况,又是瑶人既坚守神圣又基于世俗的智慧表征,其蕴含的生存哲学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圣俗关系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补充,体现出边缘文化的强大活力,对于神圣衰减、过度关注世俗的当代社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 二 全球化语境下的精神追寻

全球化的到来意味着世界各地区间的政治文化经济日益走向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为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对处于弱势的东方国家进行渗透。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工业化及各种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快速扩张,伴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的极度膨胀,思想家们一致把神圣视为天敌,代之而起的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类生命意义彻底走向世俗化,人类的神圣品性和神圣梦想被工业化所毁灭,神圣的物质基础甚至精神基础都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对利益与工具的追求。就像伊利亚德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的创造力、以及与传统社会相比较而言他的全新品质恰恰在于他决心把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历史存在,在于他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一个去圣化的宇宙之中。”<sup>④</sup>就这样,科学主义、理性思维慢慢毁掉了人类的神圣品性,一切让位于知识、利益、工具。人的本质被遮蔽,神圣性被世俗化的现实生活所消解。

今天我们所说的“世俗化”远远超越了宗教的范围,而泛指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走向于与原始时代和宗教时代不同的日益剥离神性、关注日常的趋势。“世俗”是一种性质,“世俗化”则意指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结果是宗教影响力减弱,神圣性衰减,由彼岸到此岸,从出世到入世,不再关注永恒的天国来世,而转向现实的、当世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化意味着“去圣化”,意味着理性的崛起和人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当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传统宗教的威严不再重要,

①彭兆荣,朱志燕:《族群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②沙涓:《宗教现象学方法的两难——读伊利亚德的〈圣与俗〉》,《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③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④M.Eliade. *Rites and Symbols of Initiation: The Mysteries of Birth and Rebirth*. Spring Publications, 1965, p.192.

现代人不懈寻求着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途径,物质生活的丰裕却造就了精神世界的贫乏,人的内心处于无处安放的状态,神圣被一点一点地从宇宙、自然与人的生命中剥离、剔除。而对于信奉宗教的瑶人而言,世界包括宇宙自然以及人本身都是神圣的作品。《过山榜》中记载了盘古创世和人类诞生的神话。天、地、高山、河流乃至树木石头都被赋予神的色彩:山川由神的躯体和血液所化,雨水为雷神赐予,高大的树木蕴含神性,人类是神殚精竭虑的产物,自然属于超能的存在,散发出神圣的特质。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使瑶人将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具备生命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从自然获取养分,死后又回馈自然。

但是,近代科学体系的确立使中国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成为观念上的“过去”。自然成为科学客观意义上的物质存在,人成为生物学上的蛋白质构成。与此同时,神话所代表的神圣历史也被世俗历史所取代,神在宇宙初始阶段创造的光辉业绩被否定。宗教连同神圣被视为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继神圣被归结为蒙昧的同时,理性走上了新的神坛。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巨大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不断膨胀,征服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理性的张扬和上帝的退隐引发了精神性的危机。正如弗洛姆所说:“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在十九世纪无人性意味着残忍;在二十世纪则意味着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sup>①</sup>面对神圣消退带来的精神危机,人们也在不停地寻求解决的办法。伊利亚德指出,宗教是一切生存危机的典范解答,通过宗教的解答,不仅可以解决危机,而且能够使人超越人的处境,获得通往灵性世界的道路,这也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开启了不再是偶然的或单一的价值。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挖掘人类潜意识中深藏的精神秩序,重返神圣,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次觉醒。

马克思以前的宗教世俗化理论,继承和坚持了古希腊的“宗教人造说”,把宗教归结于世俗基础,从人本身寻找宗教的本质和根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理论总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意识的产物。黑格尔的“绝对理

念”的学说远离了世俗性的基础,是一种观念方式的神圣性,这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受到恩格斯的强烈批判,认为它甚至比基督教的创世说“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却企图建立一种“爱的宗教”,以割裂神圣性与世俗性为特征。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割裂神圣与世俗的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以现实的生活实践为基点来审视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将其统一于“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中。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轨迹在于:“第一,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成为追寻和解决神圣与世俗关系的逻辑起点。第二,对世俗生活的批判与革命成为拯救神圣、超越世俗性,生成新的神圣的手段。第三,追求活的神圣、历史中的有限神圣、真切的神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主义立场。第四,塑造神圣的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sup>②</sup>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现实生活来应对神圣与世俗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导向<sup>③</sup>。

关于神圣与世俗的讨论如此重要,它与信仰紧密相连,也是现代社会人类安身立命的关怀方式之一。追寻神圣,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立足世俗生活,神圣才有存在的根基。当代社会日益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到来使得瑶族必然面临西方话语、汉族话语和精英话语三重因素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瑶人逐步离开传统文化的家园而走向更为舒适方便的现代生活,与其它兄弟民族一起接受新一轮文化的洗礼。作为瑶族传统文化的经典形态,《过山榜》的内容博大精深,是瑶族人民几千年以来集体生存智慧的浓缩与结晶,在瑶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瑶族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影响依然不可小视。就其精神向度来看,既有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对世俗生活的努力实践,又保持着对神圣的敬畏与追寻,神圣与世俗和谐地统一在生活之中,这些思想与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切文化基于现实生活的逻辑。瑶族诸多宝贵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70页。

②杨楹:《神圣与世俗: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向度》,《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

③张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后结构主义的两种批评路径》,《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 结语

“神圣与世俗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两种存在向度或者样式。在一般人的思维中,宗教选择了神圣,而‘我们’选择了世俗;神圣属于过去,世俗则属于现在和未来;神圣是人类理性前夜的情感和心理、愚昧和智慧的混合产物,世俗则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工业时代的必然结果或是这个过程所无法回避的衍生品。”<sup>①</sup>

什么是神圣?它是关于生命与世界的虔诚信仰,是真诚的敬畏与无限的热爱的综合体。就像自然和社会秩序一样,人类灵魂中深藏着一种精神秩序,构成了人类最根本的情感与力量。

神圣离我们很远。与希腊人和印度通过神话

与宗教对神圣进行解读和认同相比,在中国,神圣较早从世俗生活中隐退。而当下工业化的浪潮更使我们远离神圣、关注世俗。神圣又离我们很近。人的天性不断释放出对于崇高及更高质量的生命状态的渴望。身处文化边缘的瑶族人民,一方面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对《过山榜》的反复书写,通过对各种仪式的反复演练来回归神圣。但是,当代中国面临着功利主义至上的压力,宗教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产品,成为消费主义的工具。对于瑶族来说,一方面承受西方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又处于大中华文明的边缘,如何达到神圣与世俗的平衡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 Sacred and Profane: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Guoshanbang*

HU Tie-qiang & ZUO Xu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Bas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Guoshanbang* involve myths, legends, ethnic history, production, life, customs, and religions. Known as the “Bible” and “amulet” of the Yao Nationality, it records in detail the origin, migration, customs, and the rights enjoyed by the Yao Nation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ous areas. As a contractual document, the book *Guoshanbang* crystallizes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Yao Nationality, who adheres to the sacredness and pays attentions to the profanity of their specific spiritual pursuit. Thus, it has thrown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relieving the spiritual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de-sacredness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

**Key words:** sacredness; profanity; *Guoshanbang*; spiritual dimension

(责任校对 朱春花)

<sup>①</sup>王建光:《神圣离世俗有多远——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译后感言》,《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